

思旋天地

上週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發佈了一篇「少年滋味」的網誌，以辛棄疾《醜奴兒》詞為首，道出對現今年輕人想法不解。他寫道：「為什麼他們會上街抗議，甚至訴諸暴力？為什麼他們會上街抗議，甚至訴諸暴力？為什麼他們會上街抗議，甚至訴諸暴力？」

向「成功」說不

「活得不開心，差不多與童年掛鉤。童年壓力來自考試功課，來自家長期望，來自前途無期的無力感。特別是父母往往把自己兒時無法達成的夢想和期望，強加諸子女身上，子女彷彿是父母重負的童年夢想的時空門，有父母希望兒子成為醫生，因為自己當年理科考得不理想；有母親強迫女兒學鋼琴，因為自己小時家境不好，沒有資源完成夢想。」

隨想國興

在香港，愛花的人很多，但愛得最多的卻是已經採摘下來的花，因為花店的生意都非常好，特別是在一些節日的時候，花價再貴也很多人問津。也有不少人為了花而選擇出外旅遊，去觀賞那些著名的花園裡盛開的花朵。

再度尋花

我相信，這度多的愛花人中，極少會想到，原來香港原生的花種有很多，更可以到野外去欣賞原生花種的風采。但是就有一個人，為了這些香港特有的原生植物，親自到野外尋找，這個人叫葉曉文，兩年前在《三聯書店》出版了《尋花——香港原生植物手札》。

愈唸得起勁。讓我想起一行禪師《放下心中的牛》的小故事：有一天，佛陀和弟子在森林修習，有農夫匆匆走過，問佛陀：「有沒有見過我的牛？」佛陀反問：「什麼牛？」我擁有的六隻牛跑掉了，種種三英畝的芝麻給昆蟲吃掉了，我失去我的所有。」佛陀說：「我沒有見過你的牛，或許到另一邊去找吧！」農夫走後，佛陀對眾弟子微笑說：「你們是多麼幸福！沒有牛可以失去。」不少人都認為擁有更多身外物會愈幸福，以為這些東西對自己很重要，事實不然，甚至它們其實是快樂的障礙。故事中的「牛」套用在親子關係當中，就是父母對成就和幸福定義的執著。懂得放下，捨得執著，把「牛」釋放，讓孩子享受快樂童年，獲得更多。

於是，我們才得以看到，她在書中記錄了各種不同而且美艷豐富的香港原生植物。比如在第二輯《尋花》裡，她寫出三至五月的香港春天裡於野外開得燦爛的花容：香港鵝耳藤、灰冬青、三稜苦、嶺南山竹子、香港崖豆、山藥、構樹、山油柑、馬尾松、假蒺藜、華南青岡、羅漢松、香港帶唇蘭、寬苞茅膏菜、歌絲斑葉蘭、露兜草、蒼耳、香港水玉簪、香港馬兜鈴、角花烏蕪等。原生植物，愛到維園賞花和愛到花店賞花的人，相信連聽都未曾聽過這些名字吧？更遑論花容是怎樣的美麗了。還好，我們在葉曉文的記錄裡，不但看到她自繪的花顏，更用優美的文字描述，令我們看到花的世界，看到香港的野外，原來是這麼風姿綽約。感謝你，我不認識的香港青年文學獎得主。

像王子一樣當農民

據說最近英國王室發表了震驚英國朝野的講話，已經九十高齡的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將王位直接傳給她的孫子威廉王子，繼位大典將在今年年底舉行。這就意味著女王的兒子查爾斯王子將面臨放棄王位的選擇。

多年前提議曾經八卦過查爾斯王子因為等待得漫長而顯露的失落。而我想，有了這樣一個生態王國，即便是真的不能繼承王位，查爾斯王子如今所擁有的生活也要比當上國王來得充實、快樂吧。我的表弟家偉年少時滿懷雄心壯志地從老家出來，一心要在外做出一番事業。他走南闖北，在很多的打過工，也曾嘗試過自己創業當老闆，失敗之後又重新去打工，有了一點積蓄又安圖東山再起……如此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逐漸形成了他的人生惡性循環。

查爾斯王子在他的莊園裡採行先進的有機農業，在有機農業與生態耕作成為全球共識的今天，他成了全球有機農業的領軍人物，他多年來一直照顧的海洛洛夫莊園發展成了有機農業的重要品牌與展示場所，因此衍生出了多種有機

去年初，家偉終於想清楚，決定回老家去當農民。一年多下來，家鄉那早已荒蕪的土地經過家偉勤懇的耕種重新變得生機勃勃，農作物們在他的呵護下都井然有序地生長著。家偉的心也在日復一日和土地的親密接觸中回歸寧靜，早已沒有了在都市裡的那份浮躁。

貴族精神

在「土豪」盛行的時代，常聽人提起「貴族精神」。能把「貴」與「富」區分開來，已是社會的進步。北京富人多的是，高檔小區隨便一棟房子拿出來賣，都要1,000多萬元，十來個工薪階層幹一輩子未必能買得起。富人的孩子小小年紀就出國留學，最後成為他國公民。錢實在燒不完，就滿世界豪華遊去。富人每年花在出國旅遊上的費用，平常人家可能幾年都賺不下來。然而吃得起幾百元一頓早餐的人，未必就是「貴族」了。導遊朋友經常說起「土豪」在國外旅遊時的可笑陋習，比如花得起大錢旅遊，卻不願付應該付的小錢。

鎮靜與忘我精神，肯定是貴族精神。我從來認為，能在危難時刻捨己為人者，是最貴的。平常生活中，每人對「貴族精神」的理解各不相同。依我看來，所謂貴族精神，大概要有兩個特點：一是淡泊；二是尊重他人。有位朋友，出身高幹之家。30多年前被推薦上了大學，當時人人認為她必然前途無量。誰知她這輩子過得平平淡淡，當了個普普通通的工程師，後來又下崗了，生活非常拮据。參加朋友聚會時總是舊衣舊衫，似乎把兒女的破爛都收羅來了，為此常遭人輕蔑。可那位女士對此渾然不覺，照樣活得興高采烈，一見面就天南地北地神聊，一點兒小小的樂趣，就讓她高興得手舞足蹈。她喜歡攝影、作曲、唱歌、旅遊，也喜愛在朋友圈中為大家效勞。後來，就十幾年如一日陪伴照顧年老的母親。

方寸不亂

因為多個媒體報道了大埔沙螺洞油菜花田的盛況，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觀賞。本來不見經傳的沙螺洞，突然成為觀光熱點，據說假日有萬人前往。香港鮮有自然生態景點，香港人老遠飛到日本、韓國看櫻花紅葉，早前發現元朗大棠風香驚艷，蜂擁而去；現在又有沙螺洞油菜花田，難免又要哄一下。周末駕車到大埔，把車泊在工業村，先到鳳園吃個午餐，然後拾級而上沙螺洞，拾級約四分之三路程，已經有點吃不消了，迎面下山的市民，好意提醒前路相當難行，要量力而為，建議我們走另一段的路。



鐵達尼號上的乘客以貴族精神面對死亡。資料圖片

鹹魚之樂

「渴」的感覺。所以「吃得鹹魚抵得渴」，即如「燈油火燭」、「朝行晚拆」之類上世紀成語一樣，已約定俗成不可理解，而且不用理解大家已明白是什麼意思。可是無論用來形容鹹魚的身價或是滋味，始終不算貼切。但是近年「鹹魚」不知打從什麼時候開始，還給入賦予新的一層意義，笑說「做人沒有夢想，就跟鹹魚沒了分別！」意指做人失去大志，就像鹹魚一樣沒有活力，換言之，就是死魚一樣。笑完之後，又覺得這個比喻過於主觀了，所謂人各有志，誰又會知道鹹魚前身，不是以鹹成鹹魚為榮，也以成為鹹魚為樂，成為鹹魚是本來就有的夢想，就算身價各有不同，不同身價的鹹魚，也有自我樂於感受滋味。人海中活魚，表面給人看來似乎蠻有活力，看似充滿美麗的幻想，可是畢竟此身還在海洋中翻騰徘徊，總有無家可歸、無處投身的悵惘，比起早已上岸的鹹魚，就是欠缺那份安詳感。假如本身真氣的話，成了鹹魚更更貴上加貴：未上岸前已清香撲鼻，上岸之後，徜徉於精緻清油小碟中與纖細晶瑩蔥絲為伴而獨善其身，只容識味者品嚐三讀，比起活魚生割後飽受豪客分屍，鹹魚可謂已修成正果，還在乎什麼夢想？

百家廊

陳曉風

爭看油菜花

力，但想不到更艱難的還在後頭。車路相當窄，只能單線行車，上山車遇到下山車，就要在狹窄

好妻子南茜

然而，南茜還是低調地多活了十二年，其間偶爾出席一些跟丈夫有關的活動，包括二零零七年南茜在里根總統圖書館舉行的「心臟真相」第一夫人紅裙展，南茜和時任第一夫人勞拉都以一襲紅裝主持開幕禮，那是里根最喜愛的顏色。如果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積琪連令美國人明白什麼叫法式優雅，並把時尚帶進白宮，那麼，八十年代的南茜則向國民展示如何當一位好妻子，難怪奧巴馬夫婦都齊聲讚「南茜重新定義了第一夫人」。而她和里根的婚姻被影星查爾斯·希頓(Chadstone Heaton)形容為「美國總統史上最偉大的愛情」，這段愛情，到了兩人都已歸老的今日，仍令人回味。

獨家風采

南茜逝世，似在預料之中，畢竟她已九十四歲的老，何況恩愛的總統夫君君已早在十二年前逝世。在這之前，她已在床邊照顧患腦退化症的丈夫逾十年。里根逝世時，媒體在一片追悼的報道和評論中，還稱南茜佔了不少篇幅。這位在白宮期間備受抨擊的前第一夫人在丈夫逝世之後，卻受到高度評價。這到底是媒體矯情？還是人們善忘？兩者都不是，而是對一個人的評價，要待蓋棺才論定，但對於一位一切圍繞著丈夫的女人來說，結縭逾半世紀的另一半離去，她的生命似乎也走到盡頭。

方寸不亂

沙螺洞空氣清新，油菜花田一片綠油油，煞是好看，果真是深山有奇景。油菜花種子可以被提煉成植物油，其莖部和葉則可以作蔬菜食用。但香港這片「田」，比起英國、江西婺源壯觀的油菜花金黃世界，真是小巫見大巫。由於香港少見油菜花，徜徉其間，足以令人興奮。然而弔詭的是，村屋全部荒廢，但血紅標語林立，要求市民簽名「保育」。綠野仙踪包藏著的利益爭奪，使觀賞大自然的心情打了點折扣。